

名

脩竹廬刻證

箱禪



第一集

羅賓漢出版社出版

(售經家獨局書道運好中路通交海上)

# 修竹廬劇話第一集目錄

第一編談蒼……………第一頁至第七頁

▲花田錯談蒼 ▲通天犀談蒼 ▲龍鳳呈祥談蒼 ▲販馬記談蒼

▲一捧雪談蒼

第二編劇話……………第九頁至第二〇頁

第三編答問……………第二一頁至第三二頁

真 正 老 牌  
蕭 何 月 下 追 韓 信  
劇 本

▲ 經 名 伶 校 正 ▲ 三 版 業 已 出 書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一 角 五 分

羅 賓 漢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交 通 路 好 運 道 書 局 獨 家 經 售

補血健腦

延年益壽

補爾康

“PROCOME”

上海華星藥行總經理

中華郵政信箱四四五號

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 第一編 談蒼

## ▲花田錯談蒼

從前我看著花田錯的搓蔴繩。就膩得要喝水果鹽。吃清導丸。現在經過百想。研究出其中有非同小可的經濟文章。第一靠兩只眼睛的眼神。講究注視得使人承認是有這麼一條紮底線做著他的目的物。第二靠兩只手的手法。拈哩。搓哩。穿針哩。納鞋哩。講究表演得使人承認是一個女郎在那裏做針黹。不是一個庖匠司務在那裏配底。外加將線扣在釘上搓時。不愜脫手。完全散開。得檢起理好。重新再搓。一脫手。一搶步。一檢起。一理好。要走浪步。使身段。想不到小事一段。恰把手眼身法步五個字佔全。反是。眼神不得勁。手法不靈泛。蹺工不利落。身段不俏麗。就生生的鬧成極了一台空的大笑話。再也沒有人肯承認他是在搓蔴繩了。非但如此。層層節節。有交代給打鼓老。將點子叫起後。一舉一動。與樂器的節拍纖悉相符。不差累黍。這簡直得連場面都會了。纔出色當行得了。否則縱然佔全手眼身法步五個字。只因聲息不相通。便只談得到神。談不到韻了。我研究透這個問題。連忙想暢所欲言。以求深造。不幸花田錯已經淪入落伍戲之列。以致要看看不着。我的經濟文章就至此戛止。永無進步。

不過當代還有幾份好花田錯。他們不大唱。我們可不可不知道。梆派是賈璧雲。二黃



是荀慧生朱琴心小翠花黃玉麟。有一人。現在欲登無台。專門教戲。他那繭花田錯。如果送到奎中會去考時。得分決不在賈荀朱小黃之下。請教上姓高名。不敢。就是張國泰的關山門徒弟劉玉琴。

▲通天犀談音

從前李春來常常拿二本白水灘當歇工戲唱。二本白水灘就是通天犀。總是劉廷玉的青面虎。廷玉起塌身段。象形虎豹獅象。走邊酒樓身段。象形麟鳳龜龍。加以眼神好。兩頰顛得急急風的速率。耍椅徐疾顛逆。得心應手。確是遜清光緒手裏第一流人物。後來常常飯當打砲戲唱。打更摸黑。照三岔口。公堂擗工。照大名府。法場打單刀槍。照蜈蚣廟。卸槍奪刀。照惡虎村。被他這麼一穿插。倒比那本白水灘還要累了。所以青面虎不必怎樣好法。只要能夠對付就行。現在劉奎官專演通天犀。從陳宣上山起到跳樓救穆止。前頭不帶回山。後頭不帶開打。純粹是青面虎的正戲。十一郎除一榜（諧綁）出身外。一點兒事情沒有。耳子武生。誰都能來。劉奎官嗓子。眼神。腰腿。身段。髯口。樣樣臻上上乘。確是當代第一流人物。他是范寶亭的徒弟。這齣戲不一定好過乃師。反正范寶亭沒有他開竅。有幾個身段比較欠俏皮。那是可以斷言的。

十年前。在大舞台看關社票友趙時剛君的通天犀。起塌。劉奎官正走出來。他倒退出來。劉奎官始終站着。他有一個屁股座子。我詫為奇觀。戲完。特為到後台去請教他。

跟那一位教師爺學的。說跟鞠德奎學的。好壞姑置不論。鬼起塌。說倒退出來。鐵龍山司馬師倒退出來。爲避免炒姜維的冷飯。這叫沒有法子。屁股座子。是跳判的解數之一。也是鬼的玩意兒。怎麼儘望人身上堆砌呢。屁股座子。毫無理由。倒退出來。鞠德奎一定以「表示青面虎凶臉見不得人」爲理由。然乎豈其然乎。這叫多考究。青面虎幹麼不像黃鶴樓的張飛那們上法。偏擋着臉上。擋臉就是台上表示兇臉的老大經濟文章。臉無論兇到任何程度。到底是一個萬物之靈的人。一擅改。愣不許他做人。叫他做一個赤老玩玩。簡直改得糟乎其徹底之透。

鞠德奎的通天犀。我沒有見過。他搭天蟾舞台。陪李春來的頭本白水灘。一個鏢子。就摔厥在台上。那天我倒座。聽說他後來跟劉奎官重新學習過。劉奎官給改掉不少地方。可不知道仍舊倒退出來與走屁股座子與否。如果改掉了。可不知道有叫趙時剛君也改掉與否。

說到這裏。想起一件大事情來了。大家都說青面虎姓徐名世英。是梁山三十六天罡之一金槍手徐甯的兒子。徐字上韻。是尖的。怎麼連拿高登的青面虎也算在裏頭。沒有一個花臉念尖的。都念團的。以致犯了影戲當代名流許世英的嫌疑呢。寄語應青面虎的花臉同志。徐字團不得。改改。

#### ▲龍鳳呈祥談舊

從前只有迴荊州。也叫美人計。又叫龍鳳呈祥。從洞房起。到蘆花蕩止。而且只有柳

子的。南角當時以老天仙茶園小連生（就是潘月樵。飾劉備。）四盞燈（就是周詠棠。飾孫尚香。）趙小廉（飾趙雲）合演得最齊截。唱二黃的。而且帶前段甘露寺相親。是梅博士蘭芳作的備。因為帶了甘露寺。故而又叫甘露寺。

梅蘭芳在丹桂第一台初次開演甘露寺。是他的孫尚香。王鳳卿的劉備。楊瑞亭的趙雲。餘下我記不清了。當時不拿喬玄（就是喬閣老）當個角兒唱。從前貴俊卿在臨便那家戲館。不參加甘露寺則已。參加則飾諫軍一場的魯肅。從來不飾喬玄。直到高慶奎搭丹桂第一台。排演此戲。是他的劉備。麒麟童的喬玄帶魯肅。王靈珮的孫尚香。一人兼飾喬玄魯肅兩個角色。是麒麟童作的備。本來貴俊卿留下例子。安派老生飾劉備。做派老生飾魯肅。裏子老生飾喬玄。而且好角兒飾喬玄。也是麒麟童作的備。顧曲衝他漸漸重視喬玄這個角色。

等到馬連良主演甘露寺。飾喬玄。一段「勸千歲殺字休出口」。音節鏗鏘。傾倒敘南北全體馬迷。可稱舉國若狂。至是甘露寺又一變而為喬玄的正戲。甚至於只唱前段甘露寺相親。不帶美人計。盛衰恰與從前梆子時代成一反比例。戲連以演者為轉移。再沒有比這齣甘露寺彰明較著的了。

#### ▲販馬記談舊

我從前老在春仙茶園看販馬記。角色是夜來香（就是周鳳文）的桂枝。邱鳳祥的趙龍。王德全的李奇。有時是小桂枝的桂枝。熊文通的李奇。誰的保童。可想不出了。北派

小生飾趙寵。自朱素雲隗始。不過他只演寫狀一段。有時帶演後段三拉。所以常貼奇雙會。或者寫狀三拉。從來不貼販馬記。卓然成爲小生正戲。北派旦角帶演前段哭監。貼販馬記。自梅蘭芳隗始。一來多了這一段。二來他身份到家。頓時成了旦角的正戲。販馬記雖然唱的是吹腔。究竟與崑腔譜異樂同。所以梅蘭芳當時在極力提倡崑劇之際。這齣戲被挈躋風雅。一直紅到現在。販馬記還有一種唱高鉢子的。這是東三省派。據說是貴俊卿（飾李奇）發明的。其實哭監前頭還有李奇販馬。桂枝保童被虐逃散等幕。夜來香邱鳳祥王德全等總是演全。後來縮成寫狀一段。丹桂第一台曾經排全過。是王培秋的桂枝。記者詫爲創觀。可惜也翻成高鉢子。犯了不歸工的毛病。以致不足與梅博士爭一日之長。

#### ▲借東風談香

南伶演整本羣英會。以魯肅爲主幹。有夠資格的紅生。始帶擋曹繳令。反是。輒至打蓋戛止。而縱帶擋曹繳令。諸葛亮一角。由裏子老生承乏。其能應空城計之安派老生。決不屑從事。故借風固安派老生正戲之一。然單唱也。整本羣英會。羣戲也。坐諸葛亮地位關係。僅登壇敕令。一描而過。例不照本唱全焉。有之。自馬連良隗始。馬連良在亦舞台時。首創羣英會前飾魯肅至打蓋。後飾借風之諸葛亮。唱做皮黃。同時兼漏。時人嘉之。蓋魯肅歸做派老生應行。唱西皮。借風之諸葛亮歸安派老生應行。唱二黃。連良利用身份到家。弗辭辛苦。帶借東風照本唱全。在人。擅做未始擅唱。

。更二黃未始與西皮同盡其妙。連良乃能一事精。百事精。各極其妙。該劇被公認爲馬派唯一累工名作。宜也。羣英會。他名三國志。又名第一才子。更名赤壁鏖兵。貼借東風。亦自馬連良婉始。重借風之爲正戲也。曩者安派老生單唱借風。則恆貼南屏山云。

▲一捧雪談薈

人人知道梅蘭芳扮相綺麗。宜於濃妝艷裹。所以穿罪衣罪褲。打藍綢包頭的蘇三起解三堂會審與古妝的霸王別姬西施洛神太真外傳稱爲蓋世傑作。却不人人知道他也宜於淡掃薄施。像汾河灣武家坡春秋配等地道衫子戲。一種空谷菫蘭。孤芳自賞的天然丰韻。照樣嫵媚絕世。所謂濃妝淡抹總相宜。單知道他宜於濃妝艷裹。正是小之乎視梅博士哩。不甯唯是。梅博士尤其宜於表演悲憤沉痛的地道衫子戲。這裏頭可有一點小層次。像一捧雪。他的正戲是刺湯。看他忍恥盡敵。委屈求全的巧言令色。揮劍殲仇。從容就義的泣鬼驚神。溢夫眉宇間的一股浩然正氣。真使千古衆生拜倒。自是不朽得意佳構。不過多少有些與刺虎交響。因爲他先以刺虎馳譽中外。刺虎是一齣艱劇。夠多們難唱。他尙且傳神阿堵。俯拾即是。再唱刺湯時。自然庖丁奏刀。動中肯綮。目無全牛了。現在將一捧雪分析開來隨便譚譚。

刺湯。久已淪爲衫子開鑼戲。提倡成功大軸名作。却是程艷(硯)秋的功效。這並非我向壁杜撰。當然有證據可提。余叔岩第一次南來。搭永記丹桂第一台。第二個禮拜日白天唱審頭刺湯。其時第一台的當家衫子是王靈珠。他就不屑陪雪豔。由開鑼衫子周

蕙卿承乏。待余叔岩的陸炳唱罷平板下。台底下頓時開鬧。周蕙卿就沒有將座壓住。一捧雪這個名字。很有些寬緊性。大而言之。是全部的總名。小而言之。是搜杯代戮一齣的專名。全部一捧雪裏。有三齣老生正戲。兩齣歸做派老生應行。是替主的莫成與審頭的陸炳。一齣歸安派老生應行。是杯圓的莫懷古。照例分三個老生担任。目下角兒講究賣力。往往前飾莫成。後帶陸炳。有些甚而至於鼓着餘勇。後頭再帶上一個莫懷古。從前。一捧雪在開鑼戲之數。我們常看見。審頭孫菊仙常唱。杯圓劉鴻聲常唱。後來審頭杯圓也悖時了。審頭是那次余叔岩唱紅的。一捧雪是那天麒麟童派在余叔岩的審頭前頭（麒麟童是永記丹桂第一台的後台經理）唱紅的。前飾莫成。後帶陸炳。是馬連良首創的。目下這齣莫成重做工。陸炳重念白的連環戲。分南北兩派。南派盟主是麒麟童。北派盟主是馬連良。馬連良宗的是賈洪林。麒麟童宗的是程長鑫。

整本大套。從嫖院起。到杯圓止。當羣戲唱。一天演全。荀慧生在大新舞台排過。貼全部雪豔女。角色如下。荀慧生雪艷。高慶奎莫懷古。白玉崑陸炳。小孟七莫成。都是一個人從頭到底。不另換他人雙飾。很賣錢。照我所知。從前孫菊仙排演全本一捧雪。不止至杯圓為止。後頭還有莫吳平番封官。代父鳴冤。陸炳的女兒嫁給他。文祿（就是莫成的兒子）得中成名。戚繼光的女兒嫁給他。聖旨起復莫懷古。一家大團圓等不少場子。目下只有白玉崑藏有全豹總講秘本云。

◀ 牌老版出天每 ▶

# 漢 賓 羅

◀ 報 戲 皇 堂 麗 富 張 是 ▶

消 息 靈 通

唯 我 獨 尊

每日出版一大張定報全年

祇收大洋五元三角（連寄

費在內）並書報大贈品

▲ 編輯 朱 瘦 竹 ▼

社址 閩北 新 疆  
路 德 興 里 六 號

## 治 百 咳 藥 片

有 痰 必 化

無 咳 不 除

上海華星藥行總經理

中華郵政信箱四四五號

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第二編 劇話

在十八頂網巾時代。有兩句標語。人不夠。別行湊。例如取成都。老生太多了。便由小生湊一個趙雲。但是一班只有一個小生。湊了趙雲。劉裕落空。於是只好再由零碎青衣花旦湊一個劉裕。有人駁我。劉裕先上。照戲班儘前不儘後的習慣。小生該儘前飾劉裕。讓零碎青衣花旦湊趙雲纔是。怎麼倒反讓零碎青衣花旦儘前湊劉裕。自己儘後管趙雲呢。我道。這個。耶穌當然自有道理。不過老先生等不及告訴我。先自死掉了。現在我杜撰出一個修竹廬道理。對不對。出門不認貨。概不包退回換。一來趙雲是一個一身都是胆的常勝將軍。身份在那裏。未便叫包頭褻瀆。須知道包頭湊小生。劇中人不是懦弱。便是庸鷺。原暗含着嚴如斧鉞的貶的意思想。二來趙雲紮着靠。掛着黑三。紮靠還是小事。掛黑三恰關係重大。小生出鬍子。家常便飯。不必談了。包頭突然出起鬍子來。一來他從來沒有掛過髯口。脣上當然沒有相當經驗與功夫。一沒有經驗與功夫。那就老實不客氣。脣邊吃不住勁兒。得望上挪。萬一挪到髯口碰着鼻頭爲止。請想這是什麼外行隨相兒。二來觀衆懷着十希奇女人出鬍鬚的客觀成見。必然一陣陣膚上起粟。忍俊不禁。老先生爲着免使包頭湊小生。暴露弱點。與觀衆肉麻至上氣不接下氣。八搭斷氣。以重人道主義。遂變通辦法。叫包頭儘前湊劉裕。小生儘後管趙雲。零碎青衣花旦湊價孝感天的共叔段。湊一個穿開襟。唱幾句西皮原板的劉裕

。當然游刃有餘。出不了什麼岔子。（按孝感天的共叔段。例屬小生應行。因三十年內。小生率全神慣注。研究娃娃調。對二黃。尤其反調。短研究。欠功夫。自省其細。援無德讓有德例。不敢輕動此戲。派戲者不得已。令零碎青衣花旦湊之。常湊遂損原老先生之意。叫包頭湊小生。他如羣英會的張允。黃鶴樓的劉封。天水關的劉禪。叫小生湊老生。他如打鼓罵曹的張遼。定軍山的趙雲。空城計的馬岱。叫武旦湊御菜園的李世民。界牌關的羅章（按此係老例。現舞台班規模大。入頭齊。李世民。由正式小生應行。羅章。由正式耳子武生應行）。無非給他們留飯。趁此繚練會。以便包頭到了年紀。好改小生。小生到了年紀。好改老生。武旦到了年紀。好改小生或武生。不過閱者諸君不許扳錯頭。事實上。武旦改小生。只有一個任文寶。武旦改武生。只有一個小孟七（小孟七在老天仙貼孟鴻榮的時候。正大唱其武旦。他飾十八扯的孔秀。登蹕。玩出脚尖脚跟許多花樣。倒都是武旦底子的幼功。）却多的是武旦改武淨。例如俞菊笙啞叭王益芳張俊奎（唱武旦時叫張惠元）王合雲（唱武旦時叫王和雲）。東漢戲裏的吳漢。扮相與收關勝的關勝同。戲班裏罵人渾不解事。叫吳漢。叫紅臉綠靠。因為不贊成吳漢的殺妻。但是三麻子派漸經堂。是個老生扮相。從沒有誰勾過紅三塊瓦。罵人吳漢。自然還能夠成立。罵人紅臉綠靠綠靠。而臉不紅。這又怎麼說呢。

盔頭。往往二黃班梆子班兩樣叫法。現在專說紫金冠。紫金冠是二黃名詞。梆子班叫太子盔。我說太子盔沒有紫金冠通。紫金冠八人好戴。太子盔顧名思義。只有太子好戴。那末周瑜從來沒有做過太子。如何戴了一生一世的太子盔呢。當時專制時代。名份何等利害。周瑜擅僭太子頂戴。心懷叵測。直欲篡儲。豈止招搖撞騙。孫策孫權還不把他給殺了。怎肯視若罔覩。任他亂制。況且梆子雉尾生。講究一手絕技。是拿脚後跟踢紫金冠的多子頭。叫倒踢紫金冠。這個地方爲什麼又要紫金冠了。不叫倒踢太子盔呢。

我最歡喜看小生戲。在黃包車上。無念頭可轉時。低哼一段娃娃調。是調劑僕僕長途的寂寞的大好資料。

我老說。戲班裏一共四條小嗓子。青衣。花旦。武旦。小生。却絕對四個聲。四個音。唱者固然須分得清清楚楚。聽者也須辨得明明白白。唱者分不清楚。只好算沒有會唱戲。聽者辨不明白。當然算沒有會聽戲。有人問我。你呢。我不充也不賴。辨還辨得明白。唱可心有餘而力不足。敵礫只會唱娃娃調。不合唱任何包頭。

我對於小生。持過一種怪論。與其將小生念成唱成一個花旦。毋甯將小生念成唱成一個武生。像武生。究竟是一個男人。像花旦。變了雌婆雄了。老頭子。受不了。

小生不能不善笑。不善笑。成了一只死面孔。尊範誰也不敢承教。同時不能不善板。老是一副油腔滑調。戲的格律就破產了。最要緊是須有一雙清秀活潑的眸子。請諸

同志自己照照鏡子。倘然是定洋洋。白果果的豬婆眼。該立時三刻死掉嘗試小生的心小生的笑。分南北兩派。北派大抵都學朱素雲的嗚嚶。當時朱素雲着實靠這種笑吃香。磕堂好從來沒有漂過。現在却有許多顯曲家與評劇家認為惡劣聲浪。一律掩耳不遑。嗤之以鼻。平心而論。在朱素雲笑來。繪聲傳神。聽視娛焉。一些不惡劣。都是學他的人（自然指一部份）畫虎不成。反類其犬。不敵着喉嚨像鴨叫。就逼着喉嚨像搥襪小孩子哭。這個的確太惡劣了。由此又發明一條公理。一個人發明一種藝術。他本人千來千好。萬來萬好。別人學不得。誰學誰笨。例如蓋叫天身上多麼邊式。學他的人却沒有一個不僵。麒麟童身上多麼瀟灑。學他的人却容易犯貧的流弊。

現在武生飾白馬坡的顏良。三本走麥城的潘璋。七擒孟獲的孟獲。亮相橫裘歪斜。極曠野凶猛之致。大家說濫觴於蓋叫天的孟獲。我說蓋叫天的孟獲濫觴於王永利。王永利飾宏碧綠（第幾本忘了）的肖月。打虎一場。完全照伏虎羅漢的身段亮相。威武英勇之至。蓋叫天所有龍擺手。子午向。不服王化的蠻身段。完全採王永利的路子。

劉永春唱雙帶箭的快板。快得腕子次一些的打鼓老跟他不上。可以說古今第一快快板。劉鴻聲唱斬黃袍的四句二六。慢得好照三眼一板的慢板拍板點眼。可以說古今第一慢二六。劉永春好在字字清楚。劉鴻聲好在氣沛長虹。都允稱絕唱。

翠屏山的石秀。最初顧曲界程度幼稚。都注重看他的耍刀。後來進步了。遂注重聽他石三郎進門來迎兒罵吵一段唱工。平心而論。武生上板的唱工。西皮戲裏。算翠屏山這一段最大最完整最有聽頭。此戲全才。首數呂月樵。我在丹桂第一台看過一齣雙翠屏山。兩個石秀。說出來。管教嚇人一跳。吵家是羅筱寶的。譚鑫培常唱翠屏山。老槍譚派鬚生唱翠屏山。却是羅筱寶第一個。羅筱寶唱是唱得真好。看可不能看。那種病鬼相。潘巧雲粉拳舉處。可以將石秀打個大跟斗。耍刀殺僧是麒麟童的。左右踢鬚帶。我一望而知學沈韻秋的一箭仇。耍的一路刀。好得非同小可。我當時很納悶。他沒有學過撒子武生。勿如何會耍得這樣好的呢。後來經他告訴我。師承有自。莫怪一好至是。原來他在春桂茶園時。李春來歡喜他。收他爲徒。師徒一場。因爲戲不同工的緣故。就教了他這堂單刀。不是吹。麒社長這一節履歷。麒迷隊裏。除掉我。恐怕沒有幾位報得出吧。

二黃花旦與梆子花旦。二黃的玩笑。梆子來得了。梆子的捧工。二黃來不了。二黃花旦今日絕種。正符劣亡公理。

我前面談了一節小生的笑。現在猛可裏想着漏了一半正文。因爲既然有北派的笑。當然有南派的笑。北派的笑以朱素雲爲師法。南派的笑是怎樣的呢。上面對於南派的笑。半字沒有提及。豈不是一個大漏洞。現在來補足牠。南派的笑。絕對是哈哈。絕對不是嘎嘎。絕對是從丹田裏泛出來的哈哈。絕對不是出之以嗓子裏的虛音的嘎嘎所以

南派的笑沒有假借。非頭等好小嗓子笑不了。北派的笑獨多假借。那怕嗓子塌了裏。也對付着苦笑得了。真假辨。斯優劣判。豈知截至目下。南派的笑。只有牛小山與尤金圭還交代得清楚。無奈他們二公不登台。以致絕響歌台已久。所充佈於我們的耳鼓。都是嘎嘎。北習南染。不知自誰作俑。要知怎樣會普遍得這樣迅速的。却是明顯得很。大半本錢不夠。小半貪圖省勁。舍難就易。不一而足。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想不到也應在小生的笑。

從前花臉講究要眼神。顫兩頰的肉。搭三起三落哇呀呀的架子。現在都不講究了。白水灘的青面虎。難道真的只賣摔麼。如果是的。罵堂一場。老先生決不如此安法。現在索性將這一場戲例行免掉了。無非因為演者只會背心碰地。要眼神。顫兩頰的肉。搭三起三落哇呀呀的架子。滿不會。這一場戲買的是這三種藝術。一滿不會。看些什麼。免掉恰是劣亡。照我知道。王永利是聲容並茂。摔打俱衝的全才青面虎。分開來講。要眼神。徐春發最好。顫兩頰的肉。劉廷玉最好。搭三起三落哇呀呀的架子。劉奎官最好。可是都不管白水灘的青面虎。所以王永利尤其難能可貴。

戲裏頭。有幾點極其費解。信筆錄出。以博閱者一粲。

嘉興府酸棗嶺的余千。是個黑炭團。在四杰村裏。忽然變了小白臉。在開鑼戲時代的兩將軍。馬超明明三綰長髯。白玉崑作俑。馬超將鬍子刮掉。變了

下巴。

從前取成都前頭。講究帶金雁橋。總名鼎足三分。在金雁橋裏。趙雲光下巴。一到取成都。便長髯起來。古人留鬍子。再沒有像趙老四長得這樣快的。

紅鬃烈馬。別審到回審。其間相距十八年。別審時。薛平貴光下巴。回審時。長髯。自然對得嚙話頭。但是王家三阿姐可太不對了。她別審時怎樣嫩相。回審時還是怎樣嫩相。別說她苦度春秋。應比尋常娘娘太太見老一倍。就是想得穿。苦侵犯她不動。却也不至於十八年如一日。一些不見老啊。術擅駐顏。雞皮三少。尤物歟。人妖耳。莫怪薛平貴疑心她吃了什麼好東西。要試試她的貞節如何。

赤兔胭脂馬。忠是真忠。馴是真不馴。不忠。如何會殉主。馴。如何會騎一次。發一次強頭白耳朵的野性。直把關羽顛得上氣不接下氣。就差斷氣。

盔箱上。有一個硬壳頭套。彩旦戴上。居然髻形墜馬。叫懶梳妝。這個名字。非但切實。而且典雅。還有一頂軟巾子。油臉惡霸與小丑浪子所戴。式樣在紫巾武生巾之間。叫棒槌巾。棒槌是什麼東西。怎麼好擺設到頭上去。况且式樣與戴的人邪氣不棒槌。滑稽得太沒有來由了。

把子箱上。鑾駕裏的長柄小鏡。叫金瓜。這個名字多麼富麗堂皇。一樣這個小鏡。不過柄短掉一半。就叫王八鏡。鬧妖戲的王八精所使。因使者而名。固無不可。但是戲中不是王八精與當龜奴的王八的丑角。也有不少使王八鏡的。這真冤了。

武生打泡。以生戲炫人駭俗。是樊春樓第一個。他在貴仙茶園登台。三天打泡戲是挑

華車金錢豹九江口。九江口非但是他的生戲。而且俊扮。也是他第一個。

白玉崑在大舞台打泡。出五天戲。第二第四兩天雙齣。所以一共七齣戲。是長板坡。呼延贊講情越虎城。馥萌關。惡虎村反五關。冀州城。生戲是呼延贊講情。越虎城。馥萌關。反五關。不過將玄壇式的呼延贊改成老生。將三綰長髯的馬超改成武生。

王金元在丹桂第一台登台。三天打泡戲是獨闔鎖陽關大破龍潭寺牛頭山。獨闔鎖陽關大破龍潭寺。是生戲。而且開武戲出五字名的風氣。

劉四立在丹桂第一台登台。三天打泡戲是千里獨行俠賈復拖腸記火燒飛龍島。三齣都是生戲。

螺螄峪周西坡。郭春華第一個唱。懷都關。王月昇第一個唱。木蘭關益都淚湯懷自刎。趙松樵第一個唱。廣泰莊未央宮。張德祿第一個唱。燕翅關。蓋玉廷第一個唱。

最歡喜新戲老唱。是蓋叫天。乾坤圈神仙世界（就是劈山救母）智取北湖州。都是他挑別的武生吃的飯。

齣齣戲唱全的好看。惟有九更天的馬義。不好看。在唱全上。

鬼走出來。退的多。例如瓊林宴的煞神。隨便什麼戲的判官。至於鐵龍山的司馬師。退走出來。是與頭裏姜維起壩示別。又通天犀的青面虎。有退走出來的。這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從前兩派武生小生繫靠。當胸繫護心鏡。鏡上綴彩綢打成之球。今僅橫勒彩綢。北派

也。北風南輪者爲楊小樓。

四平調。屬於二黃。西皮沒有四平調。照例。二黃該二黃到底。西皮該西皮到底。像打棍出箱。二黃到底。格律極其嚴整。像梅龍鎮就不對了。起頭四平調。收梢也四平調。當中恰幹了一段西皮。別的戲先二黃後西皮。先西皮後二黃。多的是。二黃改西皮。再用西皮改回二黃。像梅龍鎮。却是缺乏的。

收關勝的混江龍李俊。明明勾深黃三塊瓦老臉。戴黢滿。到了打魚殺家。如何會變了老生戴黑三呢。花臉變老生。是因爲當時一副戲班。只有十八頂網巾。花臉不夠。例歸老生湊一個。一留例。現在一副戲班雙雙倍十八頂網巾也不止。然而「湊一個」已經變了應行。要改是改不來的了。所以無可奈何。我們只好曲爲之諒。但是老生儘管老生。年紀總得照花臉本身計算。蕭恩都黢了。李俊該戴白三纜對。就算爲迴護李俊稱蕭恩爲兄起見。未便白。一白成了少兄老弟。那末李俊最少仍舊黢着。如何可以戴黑三呢。一個人年紀大上去。人不見老。事理上還說得過去。一個人年紀大上去。人反少形下來。真是那有此事。豈有此理。收關勝之後。李俊在打魚殺家裏與蕭恩見面。年紀須見輕一把。假使打魚殺家之後。還有一齣戲裏。李俊與另外一個老哥兒們見面。年紀須見輕一把。不得光下巴歸小生應行麼。故此敢請應行打魚殺家李俊的諸位老生同志們。改了今人的行當。別再改古人的年紀。簡直請聽憑尊擗去黢罷。又沒有喬玄送烏鬚藥給你。何苦生生的愕將尊髻弄黑得悖理沒來由呢。

戰馬超。原是一齣開鑼戲。馬超歸靠把老生應行。戴黑三。而且定場白有交代。定場白道。白盔白甲五綰鬚。姓馬名超字孟起。練就飛抓無人敵。要擒翼德猛張飛。瑞德寶搭丹桂第一台。明天要唱戰馬超了。今天秦瓊賣馬嘜子一字不出。從明天起。告下長假。以致無從證明瑞德寶的馬超戴髻口不戴。楊瑞亭搭大舞台。與殷春虎合演過一次戰馬超。可是戴髻口。完全老道窪兒。上海好角兒唱戰馬超。數白玉崑第二號。却是他將這齣戲唱紅的。有三點。值得紀念。一。他貼馮萌關。不貼戰馬超。至於兩將軍。也是戰馬超的別名。後來李萬春貼兩威將軍。別人說他旨在用冷名字炫人駭俗。我說他當時專走堂會。堂會戲名。例貼四個頭字的。以取吉祥。貼夜戰馬超罷。嫌落了唱開鑼戲的痕跡。馮萌關上下當中。無字可加。其實兩將軍亦然。也不知是那一位高明老夫子的大才。在「兩」字下加一「位」字。成爲兩位將軍。補足字數。無損劇義。但是老戲不比新劇與電影。一個兩位。叫不出口。於是又不知是那一位更高明老夫子的更大才。將「位」字改爲「威」字。聽起來。正諧兩位將軍。看起來。大將軍八面威風。硬叫將軍戴一頂威帽子。並不十分生眼。解釋起來。放足了。作「兩位八面威風的將軍」解。正合英文文法上的 *Illipsis* (譯義。字句省略法)。得意之筆之至。在大雅君子看來。炫人駭俗也罷。由位而威也罷。一言以蔽之。兩將軍威得不通。二。他首創給馬超刮掉鬚子。以致詞兒滿換。三。他首創給馬超減掉飛抓。以致場子滿換。目下全中國武生唱戰馬超。沒有一個不宗白派。甚而至於楊瑞亭。他後來在天蟾

舞台與尙和玉合演。照樣光下巴扎槍拉拳完全白化。

今天翻翻箱底。翻着一樣古董。是某年某月某日大舞台的一張戲單。正面不可深究。反面却清清楚楚是劉鴻聲改良逍遙津欺寡人的一段唱詞。戲單反面印唱詞。是劉鴻聲的逍遙津第一份。戲名上加改良的頭銜。大約也是這齣戲第一份。當時是劉鴻聲口述。後台書記金炳初（亦已故）筆錄。我奉童滋欽老板的令。給審校過。如今刊在後面。唱的味兒。目下只有兩個人哼得地道。是范敏兒與張竹軒。因為老是他們小哥兒倆的兩個王子。

「苦皇帝在後宮傷心難忍。可嘆我父子們悲切切冷清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不傷情。嘆伏后到此時難保活命。夫妻們生拆散慘不忍聞。二皇兒年幼小孩童之性。哭啼啼與孤王要他的娘親。想奸賊不由孤咬牙忿恨。上欺君下壓臣一意孤行。欺寡人帶劍上殿孤不敢問。欺寡人獨霸朝綱自華自尊。欺寡人孤只得百般謹慎。欺寡人孤只得時刻留神。欺寡人賊奏本孤不敢辯論。欺寡人孤有命他抗旨不遵。欺寡人行動自由孤不敢過問。欺寡人不寒而慄忍耐在心。欺寡人孤見他氣色不正嚇得孤亂了方寸。欺寡人孤見他帶怒發威嚇得弔胆提心。欺寡人藐視君萬分殘忍。欺寡人壞綱常逆了五倫。欺寡人好一似奴僕受訓。欺寡人好一似申訴兒孫。欺寡人似善人反遭惡運。欺寡人似罪犯有冤難伸。欺寡人好一似蛇蝎毒狠。欺寡人好一似虎狼存心。欺寡人前世冤孽今生報應。欺寡人狹路相逢對頭仇人。欺寡人好一似判官索命。欺寡人好一似鬼卒追魂。欺

寡人好一似敗陣殘兵圍困核心難逃命難脫身。任賊暫擱坐以待斃誰來救應。又聽得宮門外喧嘩之聲。」

照武行說。嘉興府最有看頭。因爲一擋一擋。他們打得最多。照龍套說。收關勝最有看頭。因爲一場一場。他們跑得最多。照老先生說。惡虎村最有看頭。因爲排定每人打四場。格律最嚴整。照我朱瘦竹說。一箭仇最有看頭。

因爲史文恭被梁山將軍輪戰。打得比任何短打武戲多。與盧俊義打槍架子。與燕青打棍破槍。與武松打單刀槍與拉拳。統統打完了。下水翻排頭。雖然沒有上高走邊。却比趙家樓四杰村葭蒹關一概有看頭。尤其是戴着髻口。穿着箭衣。講到功夫。與光下巴穿英雄衣或跨衣有霄壤之別（按這句注重在光下巴。因爲趙家樓對刀也穿箭衣。葭蒹關槍架子紮硬靠。扎槍也穿箭衣）。蓋叫天更加顯煥。箭衣不挽小袖。移擺不掖起一塊。厚底靴到底。不劫寨起。換薄底靴。手裏脚下。沒有出人一頭的功夫。休想乾淨利落得了。蓋叫天這齣一箭仇。足稱千古不朽。

蓋派武生。多如馮江名士。時代當然數他兒子張翼鵬學得最像。從前數張德俊李蘭亭二家。然而我只承認他們學得虔誠。講像。得數路凌雲。

第三編 答問

▲謬答養痾姑嶺的朱雙雲先生

(原文)箱上僅黃球綠地之夫子盃。備關公所用。故趙雲應戴帥盃。然弟子幼時歷觀李春來趙小廉夏月潤沈韻秋輩所演之老派長坂坡。已多戴夫子盃矣。而家君謂當年黃月山亦戴夫子盃。十年前弟在舊都照相館。曾見俞菊笙所攝之長坂坡小像。亦非帥盃而爲夫子盃。二十年前在漢口觀漢劇之長坂坡(場子詞章與京班同)。亦爲夫子盃。是長坂坡趙雲之戴帥盃。不知在何時代。趙雲改戴夫子盃。係何人作俑。乞示以詳。(答)照我知道。白夫子盃是一位姓張名占福的盃頭師傅第一個仿黃球綠地的夫子盃做就的。此人行二。就是久站烟台。二十年前與馬德成王永祥一同搭過丹桂第一台的第一个麒麟派信徒文武老生張少甫。與現在隸三星舞台的武生張少福的曾大人。待我向少福兄問個明白。當另有驚人的貢獻。

至於誰第一個。你說俞菊笙已戴夫子盃。對啊。照我知道。長坂坡趙雲戴夫子盃。北至簡直是俞菊笙第一個。上海是任七第一個。關於俞菊笙。他的兒子俞振庭。弟子尙和玉楊外樓都在。對否還不難引證得出。關於任七。可麻煩了。因爲任七是任長海的父親。沈韻秋、沈韻秋已故數年。任長海新近作古。雖然都有後輩。却隔了一輩。就不容易摸著根了。

你說長坂坡趙雲戴帥盔與鄙見殊有出入。照我知道。戰盤河借趙雲的趙雲打軟紮巾。長坂坡金雁橋的趙雲。打軟紮巾。戴大額子。取成都定軍山的趙雲。戴荷葉盔。趙雲戴帥盔。從連營寨起。諱口一白。帥盔戴到底。

李春來趙小廉夏月潤沈韻秋等。夫子盔的確戴得極早。但是我也的確屢次目視他們打軟紮巾。戴大額子的長坂坡。武生演梆派長坂坡。打軟紮巾。戴大額子。絕得還不到二十年。現在隸三星舞台張桂軒。當他那年與賈璧雲王玉聲杭如雲同進十股大舞台。他演長坂坡。就不戴夫子盔。而仍打軟紮巾。戴大額子。

夫子盔。的確比荷葉盔美觀。却未見得比打軟紮巾。戴大額子美觀。武生不惜一律代以夫子盔。實因紮巾已經將腦袋勒得夠光。更加上一頂大額子。分量既重。邊緣再硬。長坂坡又來得長。頭功稍爲差一些。半途就要暈場。實在不容易終場。夫子盔一來根本比軟紮巾勒得好受些。二來不必再戴大額子。輕掉多少斤。少掉一道箍。誰不樂意舒坦。于是打軟紮巾。戴大額子的命。完全被夫子盔革掉。

按在發明夫子盔之前。先發明一頂後扇。代替軟紮巾。戴大額子。後扇上也有火葉。這看確然充過得打着軟紮巾。美其名曰紮巾盔。不過只行在武淨方面。武生挑華車現在戴紮巾盔了。金雁橋蓮花湖。却仍舊打軟紮巾。戴大額子。懶還無從偷起哩。(原文)行話之所謂「貧」「厭」「陝」「夸」。「貧」者其「死氣白裂」之謂乎。「夸」者其野悍之謂乎。而「厭」「陝」二字。實不得其解。請足下有所教吾。又「貧

「一夸」之釋義是否如此。亦祈指正。

（答）死氣白裂。是一句北平土話。意思近乎上海土話的窮兇極惡。指唱做過火。最適宜。

「貧」意思輕浮。小氣。不大方。所以說話油腔滑調。叫貧嘴。行動脅肩諂笑。叫貧骨頭。台上科譚一涉下流。舉止一形鄙賤。便叫「貧」。「厭」意思討厭。嚴格講。「貧」「陝」「夸」那樣不討厭。足見「厭」又是一種討厭。否則只可以算「貧」「陝」「夸」的賤稱。如何好獨立成功一個特殊名詞呢。原來限定大風煩。太牽絲的一種討厭叫「厭」。

「陝」。照我知道。不該寫「陝」字。因為陝字是上聲。說起來。完全是平聲。于是乎內中大有內中了。戲班裏有句口頭禪。是「山貓野猴」。照字面講。該意思鄉愚村俗之類。其實大不然。四個字該各歸各分開來講。也是四樣討厭的壞處。「山」意思無中生有。「貓」是「毛」的諧音。意思魯莽滅裂。「野」意思不守格律。「猴」意思冒充字號。例如搶挑穆天王。穆桂英定見要與楊延昭帶打全套槍架子。就叫「山」。舉止倉皇。手足無措。如芒刺背。坐立不安。就叫「貓」。墜泥一站幾分鐘。鐵龍山唱成收關勝。收關勝唱成斬顏良。就叫「野」。不會這個行當。愣應了。一扮上。就不像。一出門帘。果然砸了一台。就叫「猴」。所以「陝」該書「山」字纔對。「夸」意思說話怪聲怪氣。舉動怪模怪樣。例如把滄州語味在關中州韻裏。抬手動脚

。亮相身段。滿不是地方。就叫「夸」。

「夸」可以腰斬一下。把滄州語味壓在中州韻裏。叫夸味兒。又叫夸苦胆。是關於嘴裏的夸。戲班裏另有一句行話。意思可以通得。是「怯」。例如梆子底子。半路出家。改二黃。念唱到言前轍。便顯原形。終其身改不過來。就叫「怯」。「怯」指犯字音。「夸」指犯語味。分別是範圍大小之差。抬手動脚。亮相身段。滿不是地方。叫夸相是關於身上的夸。多少有些與「山貓野猴」的「野」同。不過「野」指將身份唱錯。「夸」指身上沒有達到標準美觀的目的。分別似乎也是範圍大小之差。

謬答完了。舉出兩個聖人來。聊資引證。李春來說得上不貧不厭不山。可說不上不夸。因為他犯「怯」口。「怯」固然不好說就是「夸」。但是一怯就不成其為不夸。沈韻秋說得上不厭不山不夸。可說不上不貧。因為他一字一個小身段。太小太多了。便貧了。高福安是全上海第一個專講捧講衝的武生。鴛鴦樓伐子都兩齣戲。的確大有可觀。不過比起李沈二聖來。就覺得惟他又貧又厭又山又夸了。（平空給高老板堆上一大泡壞話。外行之見。動輒失當。口過口過。下次不可。）

（原文）尺下見文昭關之最老之本字。弟總疑「伍員馬上怒氣沖……」之搖板。猶諸老譚之「揚鞭策馬威風勇……」。為後人所改易。決非原詞。因文昭關之全詞。類多雅馴。如慢板中之「想起當初為官宦。隨朝待漏五更寒。如今夜宿荒村舍。冷冷清清有誰憐。」等句。措辭之雅。實不亞於今日梅程所唱之私房戲也。在此全劇劇詞雅馴之

中。忽雜以幾句俚俗之搖板快板。實有可疑。鄙意老本之搖板決非爲……怒氣衝。快板決非爲……滾油煎。幸足下周諮博訪。有以校正也。

（原文）昔年屢見邵寄舟演三字經。莊諧雜出。極有價值。其劇本。弟嘗求之十年而不可得。詢諸說戲者。亦多不能。足下能覓一總綱。而在貴報公開之乎。如蒙金諾。弟當於回漢後。以人面桃花之總綱爲報。

（答）關於文昭關。我一個字都答不出。尊見極是。准遵命向諸老伶工討教。關於二字經。我替閣下可惜之至。小連生在新舞台時。這齣戲演不一演。向使閣下託汪優游。奪天影二君代向潘老板一抄。不是好無庸白求十年麼。邵寄舟門生故舊遍天下。待我先從他老人家的門生方面徵求三字經總講。霍春祥何頤馨二公倘然沒有。待劉筱衡兄南昌回來後。請他翻翻書箱底。此外。當代還有藏本極豐富的四位博士。待我向他們徵求徵求看。他們或許有得藏着哩。是如泉趙四爺。水福謝五爺。樹森林三爺。敏兒范少爺。

▲敬答掃邊老生先生

（問）天雷報之賀氏。六月雪之禁婆。爲何由丑角承乏。

（答）天雷報的賀氏。絕對該老旦應行。已故名老旦羊長喜楊壽長任長海。當代正宗老旦何潤初黃子才。兼工老旦吳桂芬陸樹田劉桐軒。誰不擅場這齣戲。如今往往歸小丑應行。這是北平的陋習。據說是效王長林的尤。北平人老批江南俗界不守規矩。我

看這一點江南伶界比北平伶界守規矩得多的多。江南小丑動這齣戲。只有一個苗勝春。他陪老兄弟麒麟童。聲容並茂。妙到毫顛。自從弟兄們分道揚鑣。他便將這齣戲給掛單了。拿手戲如何掛單。無非看敘沒有第二個做派老生配做他的面子而已。禁婆。與媒婆。強盜婆。醜婦。晚娘等。例歸彩旦應行。彩旦戲太少。不夠成立一個獨立行當。例歸小丑兼管。因此也叫丑旦。生旦淨丑。生淨做定男人。旦做定女人。丑男女都得做做。

（問）梅龍鎮斟酒一場。正德所謂「只是缺少兩樣」之解釋。究竟屬何詞句。又戴硬紫巾。穿黑縐紗褶。可否。

（答）照我知道。是「紅粉佳人霜羅帕。月裏嬋娟美嫦娥。」兩句。不過兩句犯了疊牀架屋。只是一樣。不是兩樣。我看「紅粉佳人霜羅帕」簡直不通。一定不是這七個字。或者誤於字音。或者誤於筆畫。以誤傳誤。誤成這麼一句詞兒。否則老先生一不至於腦筋壞得要說出兩樣。却說成一樣。二既然打得出一句詞兒。否則老先生一不兒雖然談不到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究竟還解釋得出。何至於打出那句外國人也解釋不出的「紅粉佳人霜羅帕」。容我有工夫時。仔仔細細推敲一下。許鬧發出音同字不同。比較說得過去的七個字。也未可知。正德不戴硬紫巾。而並且戲班裏只有軟紫巾。沒有硬紫巾。老派戴武生巾。現在戴鞋帽。軍官穿黑縐紗褶子。正對。但是什九穿藍緞子褶子。這大約是暗中尊重天子身份。因為藍緞子褶子是紳士的便服。

（問）戰太平花雲所戴之紫金冠。絨球應爲黑色。何以演者輒以寶藍色絨球之冠代之。

（答）花雲不戴紫金冠。戴荷葉盔。絨球該是紅色。黑絨球宜於花臉。藍絨球是下五色。實在玷辱正的主角的身分。現在萬事改良。雪青絨球。又有誰敢叫你的倒好。

（問）孔明自出茅廬。卽戴黑三。三顆茅廬之趙雲。乃武小生打扮。其年齡相差自遠。何以空城計一劇。孔明方戴髯三。而趙雲已掛白髯耶。

（答）我在劇話中詔異趙雲金雁橋光下巴。緊接着取成都。便是三縉長髯。鬍子長得抑何其快。今天又問到趙老四的鬍子。可稱戲迷所見略同。我現在答出三個理由。倘然不能夠成立。算我沒有說。萬一能夠成立。那末常言道得好。橫理十八條。我的三條當然是橫理。加上去。共二十一條。日本提出要求二十一條。瘦竹湊足橫理二十一條。十三是一個不祥之數。二十一未見得吉幸到那裏。

（一）根據尊意。承認趙雲年紀比孔明小得多。趙雲的鬍子所以一黑就白。而且白得反比孔明早。這是武將鞍馬之勞。風霜之苦的結果。一個人一勞一苦。便眼見他年紀不該老而人竟自加倍見老了。

（二）反對尊意。發明趙雲年紀本來比孔光大。古人。尤其讀書人。行早留鬍子。以示老成。惟有武將怕人嫌老。行遲留。所以文人出鬍子。武將光下巴。不足爲年紀大小的標準區別。光下巴年紀比鬍子大。多的是。當時的趙雲與孔明。就是一對好例子。

。後來趙雲年紀到靶。同時身份到家。不再怕人嫌老。留鬚子罷。畢竟年紀到靶。血氣一衰。不多幾時。便鬚髮皆白了。

(三) 關下得駁我吧。黑白之間。豈過渡。戲裏頭。趙雲只掛黑髯白髯。從來沒有掛過髯髯。不髯而還白。這豈是這樣跳得的。哪。血頭勢來了。文昭關伍子胥鬚子一夜由黑變髯。由髯變白。武昭關伍子胥也如此。想不到趙子龍變得比伍子胥還要顯煥。老法弋腔連營寨。趙子龍出場時。黑髯。打下吳軍。下。再上。換髯髯。參駕畢。站起。當場換白髯。表示趙雲單騎救駕。拚性捨命。用力過度。本元推板些。准一場脫力傷寒。固然好得了。可是從此一點氣力沒有了。這倒並非我向壁杜撰。打詩謎有古本可對。是光裕社評話家葉聲揚許繼祥演講的英烈傳裏。吳禎保明太祖赴興龍會（就是戲裏的百涼樓。人物穿插。却大有出入。）中孫德賢的關門捉虎之計。吳禎獨擋彩牌坊。孫軍只有團團圍住的份兒。一個不敢近前。吳禎本是一個二等將官。那時却應了一人拚命。萬夫難擋的話兒。憑手中槍。遠者尖挑。近者攢打。誰上前。誰做他的槍下之鬼。獨擋了一日一夜。直至蔣忠趕到接應。纔保駕脫險。回營一場脫力傷寒。痊可後。氣力已經使竭。再也不能恢復。從此只好做一個伴駕功臣。疆場上是無力可效了。趙子龍本元好。不至力竭。但是年紀到靶。不是長板坡的精氣神了。所以立時三刻見老得好像大了幾十歲年紀。抱歉得很。趙老四的髯鬚子。這樣就算交代過了。

(間) 鯨麟童既以做工獨擅。細鳳慶貼稱。何以蕭何追韓信內。我主爺起義在芒碭

「一段。唱至「撩袍端帶……」。在大羅「空元」裏之做工。却成先端帶而後撩袍。

（答）象徵上的確先撩袍而後端帶合理。習慣上却是先端帶而後撩袍的合式。因為接緊着的身段是安步上金殿。撩袍而行。比端帶而行順序美觀。所以要顧到的話。把詞兒改爲端帶撩袍如何。公餘請參考一下打龍袍的「撩袍端帶上龍庭」。關於尊見。當有所發明。

（問）衣衫鱗褶之有水袖。其効用在發揚演者之技術。惟官衣于兩脅之下。左右各有一硬幫。突出似刀形者。其用意何在。

（答）這兩塊東西叫擺。不止官衣有。鱗與開髦也有。是當時這三種制服分品級的東西。當年什麼品級該繡什麼花樣。現在失傳。隨便繡什麼都行。

（問）。珠簾寨之周德威。不勾臉。不揉臉。僅抹高紅。合理否。

（答）周德威例歸架子花臉應行。所以該勾臉。揉臉的。我沒有看見過。抹高紅。尊意是否指只抹些乾胭脂。扮成一個武老生模樣。如果是的。請看下文。

高慶奎第一趟到上海。搭丹桂第一台。演珠簾寨。後台經理麒麟童特別捧他。好角兒全盤上壘。配他如下。麒麟童程敬思。王靈珠高秋黎兩皇娘。王金元周德威。陳嘉祥李思源。樊春樓小福安等衆家太保。王金元的周德威。完全照武小生扮。非但不勾臉。而且不戴髻口。行話。該勾而不勾。叫俊扮。王金元這個角色紅了。戲班習氣。一

紅大家學。一大家學。俊扮周德威便成立正式行當。從此除非派架子花臉的。他當然仍舊勾紅三塊瓦。戴黑滿。派到武生。他就樂得一個漂亮。扮成擒張任的張任（周德威例穿綠靠。王金元穿紫靠。後來樊春樓白玉崑等承乏周德威。連靠的顏色都學王金元。）。再也不情願扮成反串收關勝的關勝。有些武生。自省年紀大了。扮相差了。扮武老生。比扮武小生得樣兒。遂援四杰村的廖世充例。俊扮戴黑三（廖世充例歸武二花臉應行。南邊習氣。有大武生富餘。便派他飾廖世充去。這倒並不一定搭掉一個角色。却的的確確是捧余千。因為大武生非但扮成賈家樓的唐璧。連原有四杰村廖世充的打法完全推翻。而照賈家樓的打法打。一齣短打戲多化出半齣靠把戲。非賣品。大贈品。看客亞賽拾着一注橫財。不用說。湯婆子擺在胸口頭。大窩其心。但是無論如何。廖世充居於裏子地位。面子總歸是余千的。）。扮成斬經堂的吳漢。所以周德威共有三個扮相。勾臉。俊扮。俊扮戴髯。講地道。當然是勾臉。至今北邊是崇尚這個扮相。俊扮是南邊的地道扮相。因為南伶成立了一種心理。周德威儘武生派。得武生不夠時。纔輪得着架子花臉。整整的翻了一個喧賓奪主的格兒。武生實授應行。架子花臉在預備員之列。至於俊扮戴髯。倒又是武生的罪人了。

至於王金元。怎樣會紅的呢。他在出兵之前。加上九龍山的起壩。挑華車酌走邊。見衆家太保。照白馬坡的打法打。見李克用。照對刀步戰的打法打。比箭。照戰長沙的黃忠來。脚下是飛快的。手裏是乾淨的。身上是峭峻的。他不紅。難道紅我。

(問)捉放曹。搯頭除尾。不演公堂。不帶旅店。宜以何名稱方為適當。

(答)我的意思。捉放二字。都在公堂點眼。所以公堂比旅店還要要緊。不帶旅店。最多使看客不明白陳宮將曹操唾棄到什麼程度為止。不演公堂。却簡直使看客不明白捉放曹這三個字的戲名與台上所演的事情是怎麼一回事。閣下問起這件事。無非一腔牢騷。不滿搯除尾。以致名不副實。不像一齣戲。然而照閣下所說。行路一段。到底不是整的。還算上上大吉。我常看見從曹操殺呂伯奢那場去。唱完悔不該和此賊海走天涯完。這纔更不像話哩。老先生唱戲。例必頭裏起。完了完。從來不懂什麼叫做搯頭除尾。都是現代諸位先生。誤以戲碼多為戲碼硬。一台戲派上十五六個碼子。鐘點還是那個鐘點。並沒有延長。如果齣齣唱全。三倍鐘點。也唱不完。勢必至于每齣頭尾儘括。於是釀成台上不像唱戲。好像出會的怪現象。你我不是滿腹牢騷。無處發洩麼。自有那輩自食者流。一齣一齣零拆碗菜。殘缺不全。過場式的畸形戲。看得邪氣適意。那還有什麼說頭呢。至於該叫什麼名稱。恕我簡直舉不出。

(問)鑼鼓裏之「八搭倉倉倉」「奔登倉」「亢對亢」三種。有無專門名稱。

(答)閣下此問。十分有趣。因為界俗說戲。什麼地方該「八搭倉倉倉」。什麼地方該「奔登倉」。什麼地方該「亢對亢」。完全將鑼鼓的味兒念出來。從來沒有說幾槌鑼。幾槌鑼的。講到專門名稱。怎會沒有。「八搭倉倉倉」叫三槌鑼。「奔登倉」叫一槌鑼。「亢對亢」叫兩槌鑼。倉亢是鑼。幾下鑼叫幾槌鑼。原沒有錯。不過有說不通

的地方。例如「亢對亢對亢」。明明三下鑼。不叫他三槌鑼罷。連「亢對亢」的兩槌鑼一齊推翻。叫牠三槌鑼罷。與「八搭倉倉倉」纏了。況且「倉」（冷槌）也是一下鑼。「刮……（絲邊）……倉」也是一下鑼。「八倉」也是一下鑼。譬如說我此地要一槌鑼。打鼓老知道給你打「奔登倉」。「倉」。「刮……倉」。「八倉」。那一種好呢。因為有饒頭戲。而且分別全在饒頭戲上。外加一個名稱有幾種打法都好叫。所以為明顯區別。以免糾錯起見。簡直「八搭倉倉倉」就叫「八搭倉倉倉」。「奔登倉」就叫「奔登倉」。「亢對亢」就叫「亢對亢」好了。不像「鳳點頭」。「四記頭」。「回頭」。「奪頭」。「叫頭」。「哭頭」。「掃頭」。「長槌」。「亂槌」。「九槌半」。「急急風」。「紐絲」。「滾頭子」。「水底魚」。「陰鑼」。「走馬」等名稱。儘管叫。那是決不會分別不出。以致纏錯的。





# 12  
25905

